

站在窗边的汤川，定定地凝视窗外。他的背影，散发出一种遗憾与孤独。在草薙看来，既可以解释为是因为得知久别重逢的老友犯案大受打击，又好似是被另一种情绪笼罩。

“所以呢？”汤川低声说，“你相信那个说法吗？我是说石神的供述。”

“身为警察，没理由怀疑。”草薙说，“根据他的证词，我们已从各种角度采证过了。今天，我去距离石神住的公寓不远处的公用电话附近打听过。据他表示，他每晚从那里打电话给花冈靖子。公用电话旁边有间杂货店，老板看过貌似石神的人物。好像是因为最近已经很少有人用公用电话了，所以他特别有印象。杂货店老板还说，他曾多次目击石神打电话。”

汤川缓缓转身面对草薙。

“请你不要用‘身为警察’这种暧昧说法，我是在问，你相信吗？我才不管什么调查方针。”

草薙点点头，叹了一口气。

“老实说，我总觉得怪怪的。他的说法毫无矛盾，也合情合理，可是我还是无法信服。如果换个比较单纯的说法就是：我不相信那个人做那种事，这就是我的感受。不过纵使和上司这么说，上司也不肯理会我。”

“警方的高层想必认为既然已抓到凶手，就可以天下太平了吧。”

“就算只有这么一个清楚的疑点也好，事态马上就会截然不同，可惜什么也没有，无懈可击。比方说关于脚踏车的指纹没擦这点，他说原来就不知道被害者会骑脚踏车来。这点也毫无可议之处，所有的事实都指出石神的供述是正确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使我再怎么说也不可能让调查重新回到原点。”

“简而言之，你虽然不相信，却人云亦云地做出石神就是命案真凶的结论，是吗？”

“你不要这样话里带刺。而且，事实重于感情不是你向来的原则吗？既然在逻辑上合情合理，那么就算心情上无法相信也得接受，这不就是科学家的基本原则吗？这可是你自己向来强调的。”

汤川轻轻摇头，和草薙相对而坐。

“最后一次见到石神时，他问了一个数学问题。是 $P \neq$

PN这个问题。自己想出解答，和判断别人说的解答是否正确，何者比较简单？这是个著名的难题。”

草薙皱起眉头。

“那是数学吗？怎么听起来像是哲学。”

“你知道吗？石神向你们提出了一个解答，也就是这次的自首、供述内容。这个白白怎么看都只能说正确无误的解答，是他充分发挥脑力想出来的。如果就这么乖乖地照单全收，那就表示你们输了。照理说，这次应该轮到你们全力以赴，判断他提出的答案是否正确。你们正受到来自他的挑战和考验。”

“所以我们不是做了各种采证了吗？”

“你们正在做的，只是按照他的证明方法走。你们该做的，是探寻有没有别的答案。除了他提出的答案之外别无可能——唯有证明到这个地步，才能断言那个答案是唯一的答案。”

草薙从汤川强硬的口吻，感受到他的烦躁。这个向来沉着冷静的物理学家，难得流露出这种表情。

“那你是说石神在说谎？你认为凶手不是石神？”

草薙这么一说，汤川皱起眉头，黯然垂眼。草薙盯着那张脸孔继续说道：“你敢如此断言的根据是什么？既然你有你的推论，那你就告诉我。抑或是，你纯粹只是无法接受昔日老友杀了人的事实？”

汤川起身，背对草薙。“汤川！”草薙喊他。

“我的确不愿相信。”汤川说，“之前我应该也说过，他重视的是逻辑性，感情次之。只要他判断哪个方法对于解决问题有效，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可是就算这样应该也不至于杀人……而且杀的还是和自己完全不相干的人……这简直超乎想象。”

“你果然只有这个根据啊。”

汤川一听倏然转身，狠狠地瞪着草薙。但那双眼睛除了怒意，却流露出更浓的悲伤与痛苦。

“我虽然不愿相信却还是得接受事实，世事就是如此。这点我很清楚。”

“即便如此，你还是认为石神是清白无罪的吗？”

草薙的质问令汤川的脸一歪，微微摇头。

“不，我不会这样说。”

“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。你认为杀死富坚的是花冈靖子，石神只是在袒护她，对吧？可是，越深入追查，这个可能性就越低。石神的跟踪狂行为，已有许多物证足以证明。就算是为了袒护她，也不可能伪装到那种地步。更何况，这世上有哪个人，会愿意代人顶下杀人罪？靖子对石神来说既非家人也非妻子，甚至连情人都算不上。纵使有意袒护，或是真的曾经协助湮灭犯行，但是一旦到了掩护不了的时候自然会死心，人性本来就是这样。”

汤川好像突然察觉什么似地瞪大了眼。

“掩护不了的时候自然会死心，这是正常人的反应，要坚持到底、继续袒护是至高难题。”汤川的眼睛凝视着远方低语，“石神也是如此，这点他自己也很清楚，所以才……”

“才怎样？”

“没事，” 汤川摇头，“没什么。”

“站在我的立场，我不得不认为石神就是真凶。除非出现什么新的事证，否则调查方针应该也不会变。”

汤川没回答，一迳摩挲着脸，吐出一口长气。

“他……选择在监狱度过一生吗？”

“既然杀了人，那是理所当然的。”

“是啊……” 汤川垂下头，动也不动，最后他保持着那个姿势说道：“对不起，今天请你先回去好吗？我有点累了。”

汤川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对劲。草薙想问，却还是默默从椅子起身。因为汤川看起来的确是筋疲力竭。

草薙离开第十三研究室，正在昏暗的走廊上走着走着，一个年轻人上楼来了。草薙认为这个身材有点单薄，长相略带神经质的年轻人，是跟着汤川做研究的研究生常磐。之前草薙在汤川外出时来访，就是这个年轻人告诉他，汤川可能去条崎了。

常磐似乎也注意到了草薙，略点个头后就算擦身而过。

“啊，慢着！” 草薙喊他。看到常磐面带困惑的转身，他对常磐露出笑脸。“我有点事想问你，你有时间吗？”

常磐看看手表，答应给他几分钟。

他们走出物理学研究室所在的大楼，进入以理科学生为主的学校餐厅。在自动贩卖机买了咖啡，隔着桌子相对而坐。

“比起在你们研究室喝的即溶咖啡，这实在好喝太多了。” 草薙啜了一口纸杯中的咖啡说，这是为了让常磐放松心情。

常磐笑了，但脸颊似乎还是僵着。

本想先闲话家常，但草薙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是白费力气，于是决定直接切入正题。

“我想问的，是汤川副教授的事。”草薙说，“他最近有没有哪里不一样？”

常磐一脸困惑。大概是我问的方式不对吧，草薙想。

“他有没有为了和大学工作无关的事，正在调查什么，或是出门上哪去过？”

常磐歪着头，似乎是在认真思考。

草薙对他一笑。

“当然，这并不表示他和什么案件有关。解释起来可能有点困难，总之我觉得汤川好像在顾忌我，有事瞒着我。我想你也知道，那家伙向来个性偏执。”

虽然不确定这样的解释对方能理解多少，不过研究生总算略微放松表情点点头，也许只是在同意个性偏执这一点。

“我是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在调查什么，不过几天前，老师曾经打电话去图书馆。”常磐说。

“图书馆？你们大学的？”

常磐点头。

“好像是问馆里有没有报纸。”

“报纸？既然是图书馆，起码都会有报纸吧。”

“是没错，不过汤川老师想知道的，好像是旧报纸保管到什么程度。”

“旧报纸吗……”

“不过，好像也不是非常久之前的报纸。我记得老师好像是问，能不能一次看到这个月的报纸。”

“这个月的啊……结果呢？有吗？”

“我想图书馆应该有，因为老师后来立刻就去了图书馆了。”

草薙点点头对常磐道谢，拿着大约还剩一半咖啡的纸杯站起来。

帝都大学的图书馆是栋三层楼的小型建筑，草薙以前还在这所大学当学生时，总共只来过图书馆两、三次，所以连是否经过整修都不确定。在他看来，建筑物似乎还很新。

一进去就是柜台，里头坐着一名女馆员，于是他试着问起汤川副教授查阅报纸的事。她露出狐疑的表情。

草薙只好拿出警察手册。

“不是汤川老师怎么样的问题。我只是很想知道，那时他看了什么报道而已。”他知道这样问很不自然，却想不出其他方式来表达。

“在我印象中，他应该是想看三月份的报导。”女馆员慎重地回答。

“三月份的？什么报导？”

“这我就不太清楚了。”说完，她好像又想起什么似地微微张口，“我记得他好像还说，只要社会版就行了。”

“社会版？那么报纸在哪里？”

这边请，说着她带他去的是摆放成排平台架子的地方。那些架子上叠放着报纸。每十天放一批，她说。“这里只是过去一个月的报纸，更旧的报纸已经处理掉了。以前本来留着，可是现在只要上网搜索，就看得到以前的报导了。”

“汤川他说……汤川老师他说一个月份的就够了吗？”

“对，三月十日以后的就行了。”

“三月十日？”

“对，我记得他是这样说的。”

“可以让我看看这些报纸吗？”

“请便。看完再叫我一声。”

女馆员转身的同时，草薙已把整叠报纸抽出，放在旁边桌上。他决定从三月十日的社会版看起。

三月十日，无庸赘言，就是富坚慎二遇害的日子。汤川果然是为了调查那个案子才来图书馆，但他到底想从报上确认什么？

草薙搜寻和案子有关的报导，最早是刊登在三月十一日的晚报上。之后，随着遗体的身份查明，十三日的早报也有报导，但从此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后续报导。接着再刊登时，已是石神自首的新闻。

汤川是在意在这些报导的哪一点呢？

草薙把为数不多的几篇报导，仔仔细细地反复看了好几遍，都不是什么重要内容。汤川透过草薙，对于这起命案，得到了比这些报导更多的情报，照理说应该没必要再回头看这些报导。

草薙看着面前的报纸，双臂交抱。

基本上，他本来就不认为像汤川那么厉害的人，会藉助报章报导来调查案情。

在这个天天都有杀人命案发生的时代，除非有什么重大进展，否则报纸很少会对一个案子穷追不舍。这起富坚命案，在世人看来同样也没什么好稀奇的，汤川不可能不明白这点。

但那家伙向来不会做无意义的事……

虽然刚才草薙对汤川说了那番话，但在他心中，毕竟仍留有无法断定石神就是凶手的疑问。他无法抹去那份怀疑警方误入歧途的不安，他总觉得汤川好像知道他们错在哪里。过去，那个物理学家也曾多次帮助过草薙他们这些警察。这次应该也有什么有效的建言，既然有，为什么不肯说出来？

草薙把报纸收好，招呼刚才那名馆员。

“对您有用吗？”她不安地问。

“还好。”草薙含糊以对。

正当他打算就这样离去时，女馆员说：“汤川老师好像也查了地方报纸。”

“啊？”草薙转身。“地方报纸？”

“对。他问我馆里有没有千叶或琦玉的地方报纸，我告诉他没有。”

“他还问了些什么？”

“没了，应该就只有问这个。”

“千叶或琦玉吗……”

草薙抱着疑问走出图书馆，他完全无法理解汤川的想法。为什么需要地方报纸？还是说草薙自以为汤川正在调查命案，其实他的目的和案子根本毫不相干。

草薙一边左思右想，一边走回停车场。今天他是开车来的。

他钻进驾驶座，正要发动引擎之际。汤川学从眼前的校舍走出来了，他没穿实验用的白袍，罩着深蓝色外套。一脸凝重的表情，完全没注意周遭，笔直朝小门走去。

草薙看着汤川出了门左转后，这才发动车子。缓缓驶出校门，就看到汤川正拦下一辆计程车。那辆计程车开走的同时，草薙也上了马路。

单身的汤川，一天之中大半都在大学度过。他的解释是：反正回家也没事可干，而且要看书或运动都是在学校比较方便。他也曾说过，这样要吃东西也比较省事。

一看时钟，还不到五点，他应该不可能这么早就回家。

草薙一边跟踪，一边暗记计程车的车行与车牌号码。这样就算中途跟丢了，事后也能查出汤川是在哪里下车。

计程车一路向东走，路上有点塞车。虽然两车之间，不时有几辆车切入钻出，不过幸好没被红绿灯拉开距离。

最后计程车过了日本桥，就在快要过隅田川的地方停下，是新大桥前。前方就是石神他们的公寓了。

草薙把车子停到路肩，伺机而动。汤川走下新大桥旁的阶梯，好像不是要去公寓。

草薙迅速环视四周，寻找可以停车的地方。幸好，一座停车计费器前空着。他把车往那儿一停，急忙去追汤川。

汤川正朝隅田川下游慢步走去，步调看起来不像有事，倒是悠闲地散步。不时还将目光瞥向那些游民。不过并未停足。

一直走到游民小屋绝迹之处，他才止步。他把手肘架在河边装设的栏杆上，然后出其不意地把脸转向草薙这边。

草薙有点狼狈，不过汤川倒是毫不惊讶，甚至露出浅笑。看来他老早就发觉草薙在跟踪了。

草薙大步走近他。“你早就发现了？”

“因为你的车子太醒目了。”汤川说，“那么旧的skyline，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。”

“你知道被我跟踪，所以才在这种地方下车吗？还是，你打从一开始就是要来这里？”

“两种说法都算对，也都有点不对，本来的目的地是这里的再过去一点。不过发现你的车子后，我就稍微改了一下下车的地点，因为我想带你来这里。”

“你把我带来这种地方，到底想怎样？”草薙迅速扫视周遭一圈。

“我最后一次和石神交谈，就是在这里。当时我是对他这么说的：这个世上没有无用的齿轮，也只有齿轮本身能决定它的用途。”

“齿轮？”

“然后，我提出几个和命案有关的疑问问他。当时他虽然摆出不予置评的态度，但跟我分手后，他却做出了答复。那就是去自首。”

“你是说，他是听了你的话，才放弃挣扎去自首？”

“放弃挣扎……吗？也对，就某种角度而言或许的确是如此。不过对他来说，应该是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，因为那张最后王牌，实在准备得非常周到。”

“你跟石神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我不是说了吗？就是齿轮的话题。”

“后来，你不是提出一些疑问？我是在问那个。”

汤川听了露出有点寂寞的笑容，轻飘飘地摇头晃脑。

“那个根本不重要。”

“不重要？”

“重要的是齿轮，他就是听到那个才决心自首的。”

草薙大大叹了一口气。

“你去大学图书馆查过报纸吧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”

“是常磐告诉你的吗？看来你连我的行动都开始调查了。”

“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做，谁叫你什么都不告诉我。”

“我没生气。那毕竟是你的工作，随便你要调查我还是做什么，我都无所谓。”

草薙盯着汤川，然后低头求饶。

“拜托，你就别再吊我胃口了，你一定知道什么吧？请你告诉我。石神不是真凶吧？既然如此，你不觉得让他顶罪太没天理了吗？你总不希望昔日老友沦为杀人犯吧？”

“你把头抬起来。”

被汤川这么一说，草薙抬眼看他，不禁赫然一惊。眼前那张物理学家的脸孔正痛苦地扭曲着，他抬手按着额头，紧紧闭着双眼。

“我当然也不希望他变成什么杀人犯，可是已经毫无办法了。连我都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……”

“喂，你干嘛这么痛苦。为什么不肯坦白告诉我，我们是朋友啊。”

汤川一听倏然睁眼，一脸严肃地说：“你是我的朋友，但同时也是刑警。”

草薙哑口无言。他第一次觉得和这个多年好友之间，有一道隔阂。正因为身为刑警，以至于眼看好友露出前所未有的苦恼表情，却连那个原因都问不出来。

“我现在要去找花冈靖子。”汤川说，“你要一起来吗？”

“我可以去吗？”

“无所谓，不过请你别插嘴。”

“……我知道了。”

汤川一个转身，开始迈步，草薙也尾随在后。汤川起先的目的地似乎是便当店‘天亭’，他打算去找花冈靖子说什么？虽然草薙很想立刻问个究竟，但还是默默向前走。

汤川在清洲桥前走上阶梯，草薙一跟上去，就发现汤川站在阶梯上头等他。

“那里不是有栋办公大楼？”汤川指着旁边的建筑物，“入口有玻璃门。看得到的吗？”

草薙把目光转向那边，玻璃门上映出两人的身影。

“看得到，不过那又怎样？”

“命案刚发生时我来见石神，当时我们俩也这样望过映在玻璃上的身影。不过当时我本来完全没注意到，是被石神一说才看到的。在那之前，我压根没想过他可能和命案有关，能和睽违已久的劲敌重逢，我甚至有点乐昏了头。”

“你是说，你看到映在玻璃上的影子，所以才开始怀疑他？”

“当时他还这样说：你看起来永远都这么年轻，跟我差了十万八千里。你的头发也还很茂密——说着还做出有点在意自己头发的小动作。这点让我大吃一惊，因为石神这个人，本来是个绝对不会在意外貌的男人。他从以前就坚持，一个人的价值不应该靠这种东西衡量，他绝对不会选择必须受外貌左右的人生。现在他居然对外貌耿耿于怀。他的头发的确稀薄，但他居然为了这种事到如今早已无可奈何的事情哀叹。所以我才察觉，他正处于不得不在外表与容貌的状况——也就是恋爱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为什么他会在这种地方，贸然说出那种话？是突然在意起外表了吗？”

草薙察觉汤川的言外之意，他接着说：“因为他马上就要见到心上人了，是吗？”

汤川点点头。

“我也这么想。我怀疑那个在便当店上班的女子、公寓的邻居、前夫遇害的女人，可能就是他的意中人。不过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疑问。那就是他对命案的态度。照理说，他应该很在意，但他表现得就像是旁观者。我想，怀疑他在恋爱或许真是我自己想太多了，于是我又去找石神，和他一起去便当店。因为我想，从他的态度或许能看出什么端倪，结果出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物，是花冈靖子的男性友人。”

“那是工藤。”草薙说，“他正在和靖子交往。”

“好像是。石神看到那个工藤和她交谈时的表情……”汤川皱起眉，摇摇头，“看到那个表情我才确信，石神爱上的人就是她，因为他的脸上浮现嫉妒。”

“可是这样的话，那个疑问又再次出现了。”

“对，足以解决那个矛盾的解释只有一个。”

“石神和命案有关，你对他的怀疑，就是这样开始的吗？”草薙再次眺望大楼的玻璃门，“你真是太可怕了。对石神来说，小小的疏忽竟成了他的致命伤。”

“他那强烈的个性即使事隔多年仍烙印在我的记忆中，否则我也不会察觉到。”

“不管怎样，只能说那家伙运气不好。”草薙说着开始朝马路走去，但他发现汤川没跟来，立刻停下脚。“不要去‘天亭’吗？”

汤川低着头走近草薙。

“我想提出一个对你来说很残酷哦要求，可以吗？”

草薙苦笑，“那得看是什么内容。”

“你愿意基于朋友的身份听我说吗？你能舍弃刑警的身份吗？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不过，是要对朋友说，不是对刑警说。所以你从我这儿听到的事，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。无论是你的上司、同仁、甚至家人，你能答应我吗？”从他眼镜后方的双眼中，不停地溢出迫切感，令人感到汤川显然是有什么苦衷逼着他不得不做出最后决定。

草薙本想说，那要看内容而定，但他把这句话又吞回肚里。他怕一旦说出口，今后这个男人再也不会把他当成朋友了。

“知道了。”草薙说，“我答应你。”